

臣得從容於上以道佐人主故曰所以勸大臣也人君於羣臣庶士忠信以待之而極其誠重祿以養之而極其厚則為士者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赴功矣故曰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時謂農務閒暇之時歛是收取稅糧省是看視試是考較既稟是工食嘉是褒美矜是憐憫孔子又說人君於那百姓須在農閒時役使他不妨誤了他的農務收取他當出的稅糧又不過於厚則百姓每都得

安逸富足樂於生業故曰所以勸百姓也人君於那百工逐日看視每月考較均給與他稟食必與他工作之高下相稱則惰者知勉而能者知勸故曰所以勸百工也人君於那遠方賓旅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供給以迎之因能授任以褒美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憫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曰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絕世是說諸侯子孫已絕了的廢國是說諸侯國祚已滅了的朝是諸侯見於天子聘是諸

侯使卿大夫來獻孔子又說人君於那天下諸侯子孫已絕的尋他旁支來繼續他國祚已滅的舉他子孫來與他封爵整治其壞亂教他國中上下相安扶持其危殆教他國中大小相恤定其朝聘之時每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五年則諸侯自來一朝見這是惟恐勞其力制其貢賜之節朝聘去時燕賜之禮常從厚貢獻來時方物之數常從薄這是惟恐匱其財則天下諸侯都竭忠効力以蕃衛王室都無有倍畔的心故曰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又結上

文說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之道然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那一件也不過是誠而已蓋為治之事件件要着實一有不誠則這九件皆為虛文了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是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說豫是素定廢是廢弛孔子說凡達道達德九經等事都要先立乎誠方行得去若不先立乎誠這凡事便都廢弛了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是躓礙難行的意思困是窘困疚是病

窮是盡孔子又說凡言語先定乎誠句句着實自然說得去不至於有躓礙凡事物先立乎誠件件曾理會過自然臨時做得徹不至於窘困凡所行先立乎誠則心有主張不至枉道後人自然無有疾病凡道理先立乎誠則千變萬化都有箇妙用出來自然無有窮盡這四句又是推說上文凡事豫則立的意思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字解做得字獲乎上是得上人的心孔子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說在下位的人必須得上人的心然後可以治民若不得上人的心則無以安於其位雖有愛民

之志也行不得故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孔子又說要得上人的心自有箇道理不在於說說說容惟取信於朋友而已若不能取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是承順親是指父母說人要取信乎朋友自有箇道理只在承順自家的父母若不順乎親那厚處先薄了朋友

如何肯信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反是反求誠是真實無妄人要順乎親自自箇道理只在誠實自家身上若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有不誠實那事親的禮節都是虛文父母如何得悅故曰反求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明是知之真的意思人要誠其身自有箇道理只在乎明善若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如何能誠其身故曰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賦與人的道理本來真實無妄無一些人為這便是天之道也誠之是未能真實無妄要用力到那真實無妄的地步人事當得如此這便是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後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勉是勉強思是思索後容是自然的的意思擇是揀擇執是執守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自然中道生而知之不假思索自然合理此乃渾然天理的聖人則亦是天之道也誠之者未能不

思而得則必辨別衆理以明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固執守以誠其身此乃未至於聖而用力脩為的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博是廣博審是詳審慎是謹慎明是分明篤是篤實措是舍置的意思孔子又告哀公說人君欲誠其身有五件條目第一要博學如達道達德與凡天下事物之理都須學以能之既學了又要審問之於人以訂其所疑既問了又要謹思之於心而求以自得既思了又要分

明辨析以盡公私義利之真學問思辨既有所得必  
皆着實見於踐履而躬行之這五件便是誠之之目  
然為學之道不學則已學則必須到那能處不至於  
能決不肯舍了不問則已問則必須到那知處不至  
於知也決不肯舍了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 孔子又說君子之學不思則已思則必須  
到那自得處不至於得決不肯舍了不辨則已辨則  
必須到那明白處不至於明決不肯舍了不行則已

行則必須到那篤實處不至於允蹈實踐也決不肯  
舍了他人只用一倍工夫便能知行我則加以百  
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他人只用十倍工夫便能知  
能行我則加以千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這一段是  
說困知勉行的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道指上文百倍  
工夫說愚是昏昧明是明白柔是懦弱強是剛強孔  
子又說人於那學問思辨篤行五件事上果然能用  
百倍工夫氣質雖是昏愚必能變化做箇明白的人  
氣質雖是懦弱必能變化做箇剛強的人

右第二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說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叫做性若未能無所不實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叫做教那德無不實的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的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至字解做極字天下至

誠是說聖人之德真實無妄舉天下人莫能過他的

意思性是指天命的道理說人是衆人物是萬物子

思說唯天下至誠的聖人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於那天命的道理無有毫髮不盡處故曰唯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人之性與我的性只是一般聖人既

能盡其性便能使天下之人一箇箇都復其本然的

道理這便是能盡人之性物之性與人的性也只是

一般聖人既能盡人之性便能使天下之物一箇箇

都遂其自然的道理這便是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贊是助化育是造化生育  
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子思又說人物之  
性固皆天之所賦然天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他皆  
盡其性聖人既能盡物之性則凡天地造化生育之  
功有不到處一件件都能贊助他這便是贊天地之  
化育聖人既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  
乎下聖人成位乎其中以一人之身與那天地並立  
而為三才這便是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這是中庸書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是說大賢

以下凡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致曲是一偏形是形

見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是泯於無迹的意思子思前章說至誠盡性於

此又說其次的人必須從那善端發見的一偏處推

而致之以至其極曲無不致則其德無有不誠實處

故曰曲能有誠德既實了自然充積於中而發見於

外故曰誠則形既發於外便顯著而不可掩蔽故曰

形則著既顯著了便又有光輝發越之盛故曰著則

明既光明了自然能感動得人故曰明則動既動得

人了自然能使人改變其善以從於善故曰動則變  
既能使人變自然能使人化泯然不見改變之迹了  
故曰變則化這化的地步不容易到獨有天下至誠  
的聖人乃能如此今自致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  
誠之妙也與聖人一般了所以又說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興是興起禎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  
星慶雲凡好的事都是亡是喪亡妖孽是禍之萌如

山崩川竭地震星變凡不好的事都是子思說天下  
至誠的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私欲之蔽凡事物之  
來吉凶禍福他都預先曉得如國家將欲興起必先  
有那等禎祥的好事出來這便是福之兆如國家將  
欲喪亡必先有那等妖孽的不好事出來這便是禍  
之萌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 蓍是蓍草龜是靈龜都是占卜  
吉凶的物四體是人的手足指動作威儀說善是好  
處不善是不好處子思又說國家之興亡事雖未形

必先有箇幾兆或見於蓍龜之占卜或見於四體之運動若國家有興隆之福將到便是好處聖人必預先知道若國家有敗亡之禍將到便是不好處聖人也預先知道這至誠的聖人能前知國家興亡之幾如此便與鬼神之明一般所以說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實理自成是自然成就道是人所當行的道理自道是說人當自行子思說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如草木自然便有枝葉如人自然便有手足不待安排故曰誠者自成也若人

論之道却是人去自行如為子時須是自家行那孝親之道為弟的須是自家行那敬兄之道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子思又說天下之物徹頭徹尾都是實理所為如草木春來發生便為物之始秋來凋落便為物之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若就人心說為子不誠實孝親便無父子之倫為弟不誠實敬兄便無兄弟之倫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貴者惟在誠實此心而已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仁是心德乃體之存知是知識乃用之發子思說人能盡得這實理不但可以成就得自家別人因我而感發興起也都盡得這箇實理是即所以成物以成已言之心德純全私欲淨盡這便是仁以成物言之知識高明周於萬物這便是知仁與知雖若不同皆是天命與我的道理何嘗有內外之分如今既得於已則見於外者隨所設施各得其當而合乎時中之宜也右第二十五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至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一些虛假處無息是無間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子思承上章說聖人之德既是極其真實無有一些虛假便自然無有間斷既無間斷自然常久於中既常久於中自然著見於外有不可掩者矣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悠是寬緩不迫的意思遠是長遠博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明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存於中者既是久了則其功業之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惟其悠遠故積累

之至廣博而深厚惟其博厚故發越之盛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載是承載覆是蓋覆悠久即是悠遠的意思子思又說聖人至誠之德廣博而深厚所以承載得許多事物與那地之承載萬物一般高大而光明所以蓋覆得許多事物與那天之蓋覆萬物一般博厚高明又皆悠遠久長所以能化成天下與那天地之生成萬物一般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疆是界限

子思又說地之體最是博厚聖人之德廣博深厚便可配合於地天之體最是高明聖人之德高大光明便可配合於天地之博厚天之高明最是悠遠久長聖人之德博厚高明便與天地一般悠久無有界限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如此者是說上文聖人至誠之功用見字解做示字動是動作為是施為子思說聖人至誠之功用其博厚配地者不待示見於人自然章著與地之品物流形一般其高明配天者不待動作自然變化與天之雲行雨施一

般其博厚高明而悠久無疆者也不待有所施為自然成就與天地成物各正性命一般至誠功用之妙蓋如此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即是誠測是測度子思說天地之道雖是至大然可以一言包括得盡蓋天地之為物只是箇誠一不貳所以能常久不息四時運行發育萬物有不可得而測度者這以下是子思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子思說天

地之道因其誠一不二故博則極其廣博厚則極其深厚高則極其高大明則極其光明博厚高明又極其悠遠長久天地之道各極其盛如此所以有生物之如下文所說的便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昭昭是小小明處繫是繫屬覆是覆蓋子思又說天之為天指其一處言之不過昭昭然小明而已若舉其全體而言則高大光明更何有窮盡那日月星辰皆繫屬於上萬物之衆皆覆蓋於下天之氣象功效蓋如此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撮是以手指取物載是承載華嶽是西嶽華山乃山之最大者振是收河是大河海是四海洩是漏洩子思又說以地言之指其一處不過一撮土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博深厚不可測度那華嶽這等大的也承載得起不見其為重那河海這等廣的也振收得住不見其漏洩至於世間所有之物雖萬萬之多也莫不承載於其上無一些遺失這一節是說地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卷字解做區字卷石是一卷之石最小的模樣廣是廣闊大是高大寶藏是人所寶重藏蓄的物件如金銀銅鐵之類皆是子思說以山言之指其一處不過一卷石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闊而且高大百草萬木種類雖多都於此發生飛禽走獸形性雖異都於此居止至於金銀銅鐵之類凡世間寶藏的好物件也都產生出來這一節是說山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勺是飲器名可容一升測是測度黿似鼈而

大鼉似魚有足蛟似龍無角龍是鱗虫之長鼈是介  
虫貨財是金玉珠寶之類殖是滋長子思又說水之  
為物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之多而已及舉其全  
體而言則汪洋廣大不可測度他淺深凡百水族若  
鼃鼉蛟龍魚鼈這許多物都生長裏面又如金玉珠  
寶這許多貨財也都滋長在裏面這一節是說水之  
生物其功用如此通上文而言天地山川因他不一  
不息所以致生物之盛聖人因他至誠無息所以成  
功業之大可見聖人與天地一般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詩

是周頌維天之命篤天命即是天道於是歎辭穆是  
深遠的意思不已即是不息周頌之詩歎息說上天  
之道穆穆然深遠而四時晝夜流行不息子思從而  
解之以為這穆不已正是說天之所以為天者本來  
如此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不顯便如說豈不顯一般純是純一不雜  
周頌之詩又歎息說文王之德豈不顯然昭著而純  
一無雜子思又從而解之以為這之德之純正是說  
文王之所以為文者惟其純一不雜故亦如天道之



無止息夫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可見天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之道也

右第二十六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是贊歎之辭聖人之道即是率性之道道雖人所共行非聖人不能盡得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子思贊歎說大矣哉聖人之道這一句是包下文兩節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子思說聖人之道洋洋乎流動充滿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發生長育無所不有天雖至高這道却能充塞於天無所不至這一節是說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處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婚喪祭之類皆是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皆是子思又贊歎說聖人之道優優然充足有餘何其大哉以禮儀言之有三百條之多都是這道所在以威儀言之有三千條之多也都是這道所在這一節是說道之入于至小而無間處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是聖人子思說道有大小必待

聖人然後行得所謂道不虛行這一句是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是指聖人說至道  
是指上兩節說疑是凝聚子思又說道必待人而行  
若無有這等至德的聖人必不能凝聚這等至道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  
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學是詢問講學  
子思承上文說君子若要脩德凝道必須於那所受  
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不可有一毫放失又須於那  
古今事物之理詢問講學不可有一些忽略尊德性

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這兩件是脩德凝道的大綱領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致是推致廣大  
高明是說心之本體精微是說理之精細微妙道字  
解做由字中庸是說事之行得恰好處子思說人心  
本自廣大君子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推致吾心之  
廣大而於析理又必到那精微處不使有毫釐之差  
人心本自高明君子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推極吾  
心之高明而於處事又必由那中庸處不使有過與  
不及之謬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溫是溫習故是已知的敦  
是敦篤厚是已能的崇是謹的意思子思又說君子  
於所已知的必溫習涵泳之而於理義能日知其所  
未知於所已能的必敦篤持守之而於節文能日謹  
其所未謹這以上四句是君子存心致知所以脩德  
凝道的工夫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 驕是矜肆倍是特叛子思  
承前面說君子既能脩德凝道於那道之大小無有  
不盡所以居在人上必能謹守其身而無矜肆之心  
處在人下必能忠愛其上而無背叛之念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興是興起  
在位默是不言語子思說君子能脩德凝道當國家  
有道之時可以出仕其言語發將出來足以裨益政  
治而興起在位當國家無道之時可以隱去其默而  
不言足以避免災害而容其身這是脩德凝道的效  
驗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詩是大雅烝  
民之篇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保是保全子思又  
引詩經中言語說人能既明得天下之理又察得天  
下之事則日用之間凡事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

及所以能保全其身於世詩經之言如此前面說脩德凝道之君子不驕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即詩經中所言之意也

右第二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愚是無德的人賤是無位的人反是復裁是裁禍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愚的人不可自用却好用一己之見而妄作如後面說有位無德而作禮樂者便是賤的人不可自專却好專以一己之智而僭為如後面說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便是生乎今世自當遵守周家制度倒要復行前代的古道似這等人必然有禍患及身不能自保故曰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是子思之言議是議論禮是親踈貴賤相接的禮體制是制作度是服飾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字書的點畫形象都有箇名子思又說制作禮樂必須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若非天子如何敢議論那親踈貴賤的禮體如何敢制作那服飾器用的等級又何如敢考正那字書的差錯這一節是說愚賤者不可自用自專的

意思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自指當時說軌是車轍之迹文是文字倫是倫序子思說如今天下一統地方雖多其車行的轍迹廣狹都一般所寫的文字點畫也都一般以至君臣父子尊卑貴賤的等級也無一件差別這一節是說居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的意思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都是為治之具子思又說雖居着天子之位若無聖人之德則是無制作之本焉敢輕易作那禮樂若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則是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自作那禮樂然則制禮作樂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是國名乃夏的子孫徵是證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宋也是國名乃殷的子孫周是武王有天下之號子思引孔子之言說自我周而前若夏時之禮我也能說其意但他的子孫杞

國之在於今者文獻不備不足以考證吾言若殷時之禮我也曾學習其事雖他的子孫宋國之在於今者文獻猶有所在然又不是當世之法惟我周之禮我所學習今日天下臣民盡皆遵用乃是時王之制與夏商不同則我之所從正在此周禮而已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然不得天子之位則亦不敢居今反古這便是時中之道子思引此所以明為下不倍的意思

右第二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八章

上 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是興王三重是三

件重事即上章所說議禮制度考文是也寡是少過是過失子思說王天下之道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事這三件重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天下的諸侯皆知奉法而國不異政天下的百姓皆知從化而家不殊俗人人為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說時王以前如夏商二代便是徵是證子思又說上焉者如夏商之禮雖善但年代已久不可考證既不  
可考證便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信於人百姓便不肯服從

下馬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馬者謂  
聖人在下如孔子便是尊是尊位子思又說下馬者  
如孔子之聖雖善於制禮但不得尊居天子之位既  
不在尊位也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於人百姓  
也不肯從他可見三重之道必是有聖人之德居天  
子之位然後可行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 君子指王天下的說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徵驗庶民是百姓考也是驗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

武繆是差繆建是立天地只是箇道悖是違背質是  
質證鬼神是造化之迹俟是等待子思承上文說王  
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的事必本於自家  
身上先有其德驗於天下百姓無不信從我所行的  
考那三王已行的事無一些差繆我所立的參那天  
地自然的道無一些違背幽而質證於鬼神也與鬼  
神之理相合而無疑遠而百世之下等待那後來的  
聖人也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惑這一節是說君子  
欲行三重之道必先有這六事然六事之中本諸身  
一句尤為切要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子思說鬼神是天理之至王天下之君子將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質證於鬼神與鬼神之理相合而無所疑是能於天之理無不知矣聖人是人道之至百世而下等待聖人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所惑是能於人之理無不知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是故兩字是承上文說動字是兼下面行與言說道字是兼下面法與則說法是法度則是準則子思又說王天下之君子議禮制度考文既本

諸身而徵諸庶民以至遠近幽明無往不合故凡動作不但一世為天下之道而已而世世為天下之道動而見於行事則世世為天下之法度人都守之而不敢有所違動而見於言語則世世為天下之準則人都信之而不敢有所背其為天下道如此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說王天下之君子言行可為天下後世之法則那遠處的百姓喜其德之廣被都有仰慕之心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也無厭惡之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是



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怨惡射是厭斃庶幾是近的意思  
思夙是早求是長久譽是聲名子思引詩說微子在他國都無人怨惡他來此周京也無人厭斃他庶幾自早而夜得以長保這聲名於終身今王天下之君子能得遠近的人心與詩所言的意思一般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指前面本諸身以下六事說蚤是先子思又說君子行三重之道未有不盡得那六事之善而能先有這聲名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

是孔子的表字祖述是遠宗其道堯舜是唐堯虞舜  
憲章是近守其法文武是周文王武王律字解做法  
字天時是天之四時襲字解做因字水土是四方水土  
上所宜子思說帝王之道惟堯舜為極至孔子則遠  
宗其道帝王之法惟文武為備孔子則近守其法天  
運有四時之不同孔子則法其自然之運水土有四  
方之所宜孔子則因其一定之理這一節是說聖人  
能體中庸之道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持載是維持乘載覆幬是  
遮覆蒙幬四時是春夏秋冬錯是交錯代是更代子  
思又說孔子之德廣厚高明辟如那天地一般無有  
一物不持載於上也無有一物不覆幬於下孔子之  
德悠久盛大辟如那四時之氣交錯運行無有差忒  
辟如那日月之明晝夜更代無有窮已這一節是說  
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育是生育害是侵害  
道即是天地之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德是指節目

上說全體之分也大德是指全體上說萬殊之本也  
川流是如川水之流敦化是化育之功敦厚純一子  
思說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並皆生育  
於其間大者大小者小各有生意而不相侵害四時  
錯行日月代明同運並行於天地間一寒一暑一晝  
一夜似乎相反而實不相違悖就其不害不悖處說  
是全體之分如川水之流脈絡分明而相繼不息就  
其並育並行處說是化育之功敦厚純一根本盛大  
而流出無窮天地之道所以為大者如此觀於天地  
則孔子之德可知矣

右第三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唯是獨天

下至聖是聖人德極其至舉天下莫能加取是無所  
不聞明是無所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  
臨是居上臨下子思說唯是那天下的至聖他有聰  
明睿知之德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而臨  
治天下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寬是廣大裕是優裕溫是溫

和柔是順後容是涵容這天下至聖其仁之德寬裕  
溫柔凡事足以涵容而不局於淺狹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發是奮發強是強健剛是不

屈毅是堅忍執是操守其義之德凡事足以操守而  
不奪於外物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齊是心之恭莊是貌之嚴中

是無過不及正是不偏不倚他又齊莊中正於那處  
已行事皆足以有敬其禮之德如此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文是文章理是條理密是詳

細察是明辨別是分別他又文理密察於那是非邪  
正皆足以分別其知之德又如此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子則徧博是廣闊淵泉是靜

深而有本的意思出是發見子思說聖人聰明睿知  
仁義禮知之德充積於中周徧而廣闊靜深而有本  
而以時發見於外自然周流無間應接不窮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淵是水之深處見是著見說是喜悅  
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充積於中者周徧廣闊不可限  
量與那天之周徧廣闊一般靜深有本不可測度與  
那淵之靜深有本一般由是發見於外者不見則已  
見則下民都恭敬他不敢怠慢不言則已言則下民  
都尊信他無有疑惑不行則已行則下民都喜悅他  
無有怨惡這可見聖人之德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  
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  
是充滿施是傳播蠻貊是外夷舟行水路車行陸路  
至是到通是通達隊是落凡有血氣者是指人類說  
配是配合子思說聖人之德充積既極其盛發見又  
當其可是以佳聲美名充滿乎中國中國的人皆知  
之傳播於蠻貊蠻貊的人也知之舟車可到之處人

乃可通之地盡天之所覆蓋極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落的去處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一尊之為君王無有不敬的此可見聖人之德所及廣大與天一般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造化生育萬物倚是靠着的样子思說獨

有天下極誠無妄的聖人於那五品之人倫如治絲一般分別其等比合其類各盡其當然之則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於天地之化育陰陽屈伸形色變化皆默契於心渾融而無間故曰知天地之化育這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三件事都從聖人心上發出來乃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須倚靠他物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貌淵淵

是靜深貌浩浩是廣大貌子思說聖人經綸天下之  
大經懇切詳至渾然都是仁厚之意在裏面故曰肫  
肫其仁聖人立天下之大本其德靜深有本就是那淵  
水之不竭一般故曰淵淵其淵聖人知天地之化育  
其功用廣大就是那天之無窮一般故曰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是着實  
的意思聰明聖知是聖人生知之質達是通天德即  
是天道孰字解做誰字知之是知至誠之功用子思  
又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極其神妙如此若不是  
着實有那聰明聖知之質通達天德的聖人其誰能  
知得這功用之妙可見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詩是詩經碩人之篇錦  
是五色之絲所織華美的衣服尚是加絀是禪衣著  
是著見闇然是黑暗不明的意思的然是端的著見  
的意思子思因前面說聖人之德極其盛於此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故引碩人之詩說衣錦文華美  
之衣而加禪衣於上者為何蓋惡那錦之文采著見  
在外也君子之學為已有善惟恐人知其立心正是

如此故雖外面闇然無有文采可觀然美在於中自然日漸章著於外而不可掩小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故雖外面的然著見然中無其實不能繼續自然日漸至於消亡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淡是淡薄厭是厭黻簡是簡略文是文采溫是溫厚理是條理子思說君子所行的道理雖是淡薄其中意味深長而人自不能厭黻他雖是簡略不煩而其中自有文采可觀雖是溫厚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不亂這淡簡溫即是綱之襲於外不厭而文且理即是錦之美在中

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德是聖人之德子思又說君子之人他知道遠而在彼之是非由於近而在我之得失則必自這近處致謹他知道外而一身之得失由於內而一心之邪正則必自這心上致謹他又知道有諸中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則必自這微處致謹君子既有為己之心又能知此三者而致其謹便可與他進入那聖人之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者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是小

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隱伏孔是甚昭是明省是省察疚是病只是不善的意思無惡於志便如說無愧於心子思引詩說凡事在幽暗處雖是隱伏難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所以君子於自己獨知之地內自省察無有不善的疚病方能無愧於心這君子衆人所以不能及者無他只是於人所不見的去處能自致其謹而已這一節是說君子謹獨之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之處子思又引詩說視爾獨居於室之時於屋漏深密之處常加戒謹恐懼的工夫庶幾於心無有愧怍所以君子之人不待動而應事接物之時方纔敬謹於那未動時其心已敬謹了不待發言時方纔誠信於那未言時其心已誠信了這一節是說君子戒謹恐懼之事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奏是進假是感格靡字解做無字鈇是莖斫刀鉞是斧子思引詩經說君子之人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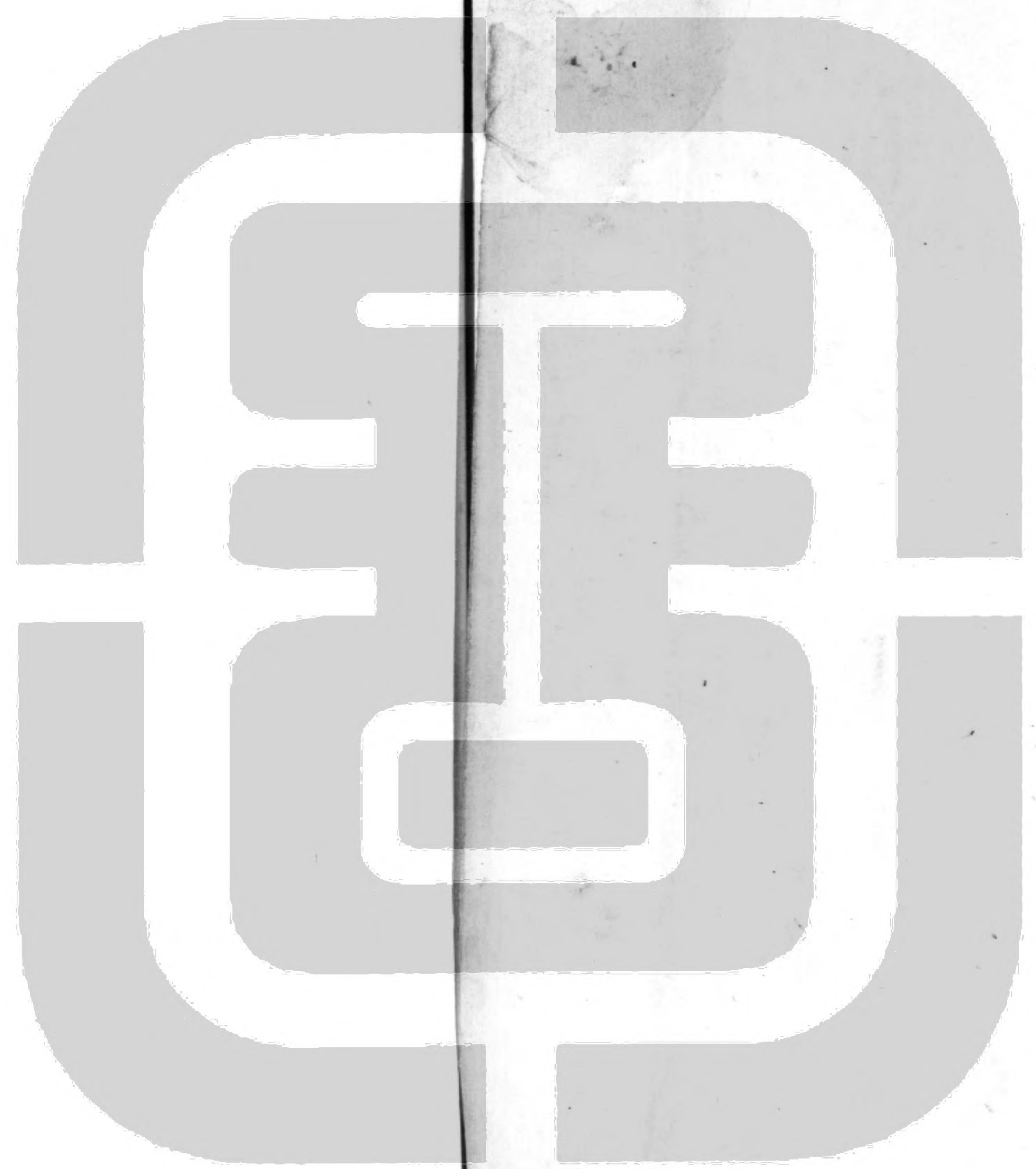
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無有與他爭的予思又自家說  
這等為已謹獨的君子誠敬之德足以感人不用賞  
賜人而人自然相勸為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  
畏懼不敢為惡如怕那鈇鉞一般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不淺露的意  
思百辟是列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篤恭是不顯  
其敬予思引詩經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則天下  
的諸侯皆來取法予思又自家說這等有德的君子  
篤厚其恭敬隱微深密不可得而形容天下的人觀  
感盛德自然平治矣此乃聖人至德淵微的效驗乃  
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予是託為上帝自說懷是  
眷念明德是指文王之德說聲是聲音色是顏色末  
是末務予思承上文不顯惟德之言至此欲形容其  
妙乃引皇矣之詩說上帝眷念文王之明德而其德  
隱微不大著於聲色之間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音  
顏色之於化民也是末務今但說不大之而已則猶  
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詩是大雅烝民之篇輶是  
輕倫是比子思又引烝民之詩說德之微妙其輕如  
毛一般此言似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曰毛則尚有比  
倫亦未盡其不顯之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載是事臭是氣這兩句是  
文王之詩子思又引這詩說上天之事無聲音之可  
聽無氣臭之可聞這纔是不顯之極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又說無故惟此可以形容不  
顯之妙這三引詩都是贊歎之意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三章子思於前  
章已說到極致處却反求其本而推之以致其極又  
贊其妙至於如此蓋中庸一書所言聖學始終之要  
盡在這一章裏面讀者當身體而力行之勿徒視為  
空言可也



會  
研  
邊  
書  
四  
一  
方  
本

